

寻找苏东坡

《苏东坡传:几时归去,做个闲人》读后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范怡然

“我总在默默思量,天堂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今天,来到图书馆寻找苏东坡,寻找一本名叫《苏东坡传:几时归去,做个闲人》的书,仿佛在大海寻找一滴名叫苏东坡的水。

寻找,从几个馆、几层楼、几个分类、几个书架,缩小到几排书。对着书号,拿手指一个一个指点去。头上的感应灯明明灭灭闪了好几个来回,看着编号越来越近,我和苏东坡越来越近了。

见书如面,我好像闪回了宋代。站在苏东坡面前,眼前是宋时风起云涌的时光,耳畔是东坡先生如歌如乐的诗吟。我的心兴奋地跳跃着,仿佛就要长出翅膀,自由飞翔。我想放声歌唱,纵情吟诵,穿越千年,像东坡先生那样豪情万丈。

我在文字中寻找苏东坡。作者白落梅笔下的苏东坡,“人世的华贵、朝堂的盛名,他都拥有过”,仕途的坎坷、贬谪的落魄,他也都经历过。白落梅用她工整细腻、充满情感的优美文笔,描写了一个清雅、远离人间种种、茶香酒香缭绕着的苏东坡。她说:“文采风流,清澈通透”“山河起起伏伏,光阴疏疏密密,所幸,东坡先生始终不缺一份豁达与明净”。慢慢地,好像人世间的苦乐哀愁,都不及当下的一口茶重要。白落梅喜欢从苏东坡的经典诗句中提炼几个字作为每个篇章的标题,“人间清欢”“千里婵娟”“生死茫茫”,仿佛是苏东坡特意用诗词记录自己的一生,令人着迷。这也拉近了我与苏东坡、与苏东坡的诗词的距离。

读白落梅的书,总是让我感到很舒服。感觉白落梅和苏东坡是知音,我也是苏东坡的知音。苏东坡的梦想、他的现实的苦闷、他的苦中作乐,白落梅都懂。

读着读着,有时我笑了,笑的是苏东坡被流放到岭南“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但仍吃得终日摘剔牙絮,如蟹螯逸味。”叫人在笑的同时吸溜一下口水。除了赞美肉,苏东坡也盛赞美酒。也是在惠州,他爱上了桂酒,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此酒的异香:“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苏东坡有五六篇酒赋,最有趣的莫过于《东皋子传后记》。这时他刚读完以酒量大出名的《东皋子传》,以本文的传后记答谢东部某太守相赠于他的美酒,叙述他的饮酒习惯,偶尔添写两条人生至乐,用著名作家林语堂的话来说,“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时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光看他的诗,谁又能知道他是被流放到这儿的呢。朝廷中的官员们,看到苏东坡的诗文又诙谐又轻松,又吃鱼又吃肉,心想,好,生活潇洒是吧,那就继续贬!苏东坡就这样一路贬、贬、贬,贬到了城外,贬到了海南。

苏东坡有一次对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依旧以微笑面对他的生活,而我却笑不出来了。我找到苏东坡了吗?

我放下书本,想起有一天我去龙井茶村,沿着淙淙的虎溪下到过溪亭,仿佛看见苏东坡和辩才和尚正坐在亭中高谈阔论。茶香为引,过溪亭为桥,我走近了他们。在好友面前的苏东坡一定很风趣、很多才,这可是我自己实地考察得来的真实的苏东坡哦!

林语堂说:“我们何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清教徒,是士大夫……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情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苏东坡,有人找到了在汴京时的“三苏”、才气横溢、风华正茂的苏东坡,有人找到了“一肚皮不合时宜”、动不动就要上书进谏的苏东坡……我更爱在人生低谷中的苏东坡。他写字、绘画、吟诗,他品茶、酿酒、种地,他用对生活、对生命、对艺术的大爱,将逆境化为乐园,创作出他的人生和艺术的华彩乐章。

我找到了苏东坡,又好像没有找到。谁又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呢?寻找苏东坡之旅也许永远不会停止,我是这样,每个人也是这样。“藏一片落叶最好的地方就是森林”,我又回到图书馆,把书放回书架,期待着下一个人去寻找。

爱写作的少年

投稿邮箱:aixiezu@jtlydb.com

诗五首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文华校区) 黄子骞

田字格与铅笔

在这里田野上没有稻谷
没有稻草人
没有田野应该有的一切
只有一个个方格子
隔开了这片田野
这时
一只非常巨大非常坚硬的火箭
头朝下降落在了田野上
在四个小方块组成的格子里
留下一道道黑色的划痕
有些粗有些细
有些深有些浅
慢慢地组成了一个个字
火箭的头在渐渐地变圆了

闪电与雷

闪电你怎么这么胆小
每次见到你都躲在高楼背后
我猜你应该很羡慕雷吧
它这么光明正大地在我们面前大声喊着
你们俩配合默契
我好羡慕你们啊
每次闪电闪一下,雷声都要响一次
我希望闪电能在我面前闪一次
哪怕真的只有一次我也很珍惜
你以为我真的是在给你讲闪电和雷的故事吗
其实这只是我的一首诗

生姜

它是食物界的卧底,
它总是散发着又刺鼻又辛辣的味道。
这个卧底在红烧萝卜里变成了萝卜丝,
在清蒸鲈鱼里变成了鱼的脂肪。
更厉害的是我们都没有察觉到它是它。
直到你咬下一口,哭上一场,才知道。
是它,这个顽皮又讨厌的卧底。

热水

我喝下了一口热水
它就像一颗暖球在我肚子里乱跑。

下雨了

这是我来外公外婆家的第一天
写完了作业
我洗了手
来到了外公的身旁
我把手上的水甩到外公的脸上
我叫道:“下雨啦!”
外婆刚忙完
正好路过
外公外婆和我一起大笑了起来
一边笑一边说道:“房间里下雨啦!”

故乡的炊烟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宋芷伊

老家是义乌的一座傍山小村,离市区颇有些距离,因而显得有些古朴。这样的古朴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尤为显著,像逛庙会、游灯会、舞狮、迎洪罗相公等习俗,都很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而我是秉持“民以食为天”原则的,所以最爱的还是饭桌上的传统。村里惯有“男耕女织”的习俗,所以这里的嬢娘无一例外都是烧菜的好手;再本着大家“一村人便是一家人”的说法,每逢春节回村,我与父母都是从村前吃到村后的。在每户人家吃饭时,他们的手艺自是各有千秋,唯有一笼花白喷香的蒸馒头和圆糯可爱的红粿,是每桌皆有且滋味无差的。

先说红粿,在我这里它像是餐前的开胃小甜点。姥姥曾解释过,村里的红粿都是纯手工做的,都是好糯米,和捣碎的红糖、芝麻揉在一块。姥姥说到这里,眼角的皱纹忽然聚起来,笑得眼睛弯弯,说了句义乌方言。我不懂义乌话,懵懂地转头看母亲,母亲说是“蒸好后,红得像太阳,是要蒸蒸日上,红红火火喇”。因而每次过年吃红粿,舌尖总泛起不腻人的甜,和着心头的那点暖,外面的寒风也就不冷了。

再谈蒸馒头,义乌这边是要在刚出笼的白胖馒头上盖红章的。用于婚庆的,便是“双喜”,用于过年团圆的,是“福”或“圆”,有一种淳朴憨厚的仪式感。义乌这儿最有渊源的是吴店馒头,比其他地儿的馒头都更有嚼性儿。我总问姥姥缘由,姥姥则神秘地说这是秘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去厨房观摩,村里用的是灶房,最淳朴的烧柴生火,大锅炉炒、蒸、煮、炖,所以每生火烧菜时,土块和砖块砌成的烟囱上便会飘出缕缕炊烟,被风吹得摇晃,又飘向远方。我看完烟囱又去看嬢娘制作馒头的繁杂工序,黄皮肤的粗糙大手把面团揉得要生花,可惜我的眼睛瞪得快和银铃一般大,也没看出什么所以然来。

“出笼喽——”一个嬢娘的大嗓门就那么传过来,然后热气就扑到了我们面上,镀红色印章的白胖馒头,以及色泽红艳的糯米粿都安静地躺在蒸笼里,门外是鞭炮的轰鸣,噼里啪啦的,和砰砰的酒杯碰撞声混杂在一起,很喧闹,不像烟花那样华美绚丽。我却不由得想起一句话——

“常日如绵,而爱意如虹。”

今生最难忘却,是故乡炊烟,亦是亲人满堂,语笑盎然。

笔的路途

□温州永嘉县岩坦中学 陈叶娇

“描绘”风景

磻头这个名字一般少有人知,哪怕是当地人也不例外。我坐着车,从大路转到小路,小路基本是没有路灯的,透过车窗就能看到许多星星。村子靠一座石拱桥与外面相通,桥是1991年建造的,路也是1991年修的。

磻头很小,小到周围没有信号塔,用的还只是电线;磻头很大,大到现在我都不能确定是否走遍了整个村子。

房子都贴着大山而建,大山就是他们的依靠。村里的小道刚好能通过一辆车。目前我走过的小道,拼起来是个“田”字。村子的右侧是“坑”,将田和房屋划分,可能以前那儿还不是田时,这“坑”起着护城河的作用吧。

站在桥头,寒风呼啸,被群山包围的它,没有过多的光污染,使得这儿的星星看起来格外多地多,格外地亮。东北偏东,月亮未能看见,但它“发出”的光却早已把天照亮。微亮的天倒映在平静的水中,溪水潺潺地向下流着……

“记述”独特

祠堂,绝大多数村子都会有,但这里是个例外。我家是例外中的例外——这个村子姓应,但我家是村里唯一不姓应的。磻头唯一的标志物可能就是那桥头的庙,那个庙看着有些年头了,但庙里的香火从未断过。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村子,它的深处却隐藏着一条古道。古道的起点,是她曾繁荣的印记;古道的尽头,藏着千亩的野生樱花,没人知道哪儿来的,也不会有人知道谁种的。就像这个村子,几乎没有历史的记载,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历史的记述绕过了它,也绕开了无数平凡的人。

“记录”生活

村子被两座梯田夹着,爷爷奶奶耕耘着其中一块。那块地被打理得如此整齐,被滋养得如此肥沃。无论冬夏,都能见到奶奶在田里的身影,奶奶已经和这块土块融为一体了。

几年前,爷爷和二伯扛了十来棵杨梅树,沿着古道,翻了一两座山,种下了它们。说是沿着古道,也不算是;毕竟古道已经荒了,布满杂草,要靠自己开路……现在,每年都能品尝到最黑、最甜、最好吃的杨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桃李不言下成蹊,刀笔不言可传情。我选择用我的笔来记录我的家乡,记录家乡里的人、景、物,记录我旅途的过程。哪怕它不为人知,但在我心中永远、永远都是最珍贵的。

